

書叢小俗通識常民國

家後國先

著 植 高



行印社版出書圖民國

先 國 後 家

高 植 著

國 民 圖 書 出 版 社 印 行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一 年 九 月

先國後家

傍晚時候，田野上的行人稀少了。胡二娘站在寨門口，心放下來，這一天又算是平平安安過去了。這裏小山村離柏樹村不過五六里路，柏樹村上前幾天到了十幾個日本鬼子，撞壯丁去修路。這些日本鬼子到處捉雞捉鴨，一天要吃百來個雞蛋，不但不給錢，有時候還要打老百姓，日本鬼子托着槍，伸出刺刀，嚇小孩子，小孩子被嚇得跑着哭着，大人到這樣情形，都是胆戰心驚。日本鬼子看見了年青貌美女，就走上前去調戲。對於男子們，日本鬼子踢蹴踢。若是家裏的人跑走，日本鬼子

先國後家

不肯睡，這三個鬼手把刺刃把豬殺了，割了
腰，一個死豬在牆上，血滴了滿地的。」

旺和嫂說，「罪過。罪過。是妖怪的陰謀。」

周老五說，「後來警察告訴我，那裏
裏去了，她要尋死。」

旺和嫂和胡二娘，一聲驚呼起來。

周老五接着說，「可是別人把她撈起來了。」

胡二娘說，「這就好呀，殺有死吧。」

周老五說，「再發這一步，就難保了。她吃了不少水
動都不動了，好容易才發回一點氣，人是弄成不死不
活的樣子了。」

旺和嫂說，「日本鬼子弄得我們日子不好過啊。」

胡二娘問，「小柏樹的人家沒有受驚吧？」

周老五說，「沒有聽講日本鬼子到小柏樹去打擾。是的，你們親戚是在那裏，李姑娘家。」

胡二娘說，「不是說呢，聽講日本鬼子到了柏樹村，我就不放心小柏樹，李姑娘家在那裏，離柏樹村不到三里路呢。」

周老五說，「那裏的人能走的都走開了。」

胡二娘說，「這就好了。李姑娘年紀大了，聽到這樣的話，總是不能放心，你說呢？」

周老五說，「是啊。雖然是沒有過門，你們還有老親在罷呢。你的兒子好久沒有信來了？」

胡二娘說，「有兩三年沒有信來了。問這個，問那個，

都沒有確實的信息。」想起了兒子，她不覺難過起來。她嘆了一口氣。繼續說，「現在，我也不企望他有信來了。替他訂了李姑娘，李姑娘又能幹，又賢惠，都說我這個媳婦訂得好，如不是日本鬼子這麼鬧，早已接過門了。想不到日本鬼子鬧到柏樹村來，沒有過門的媳婦，我也是當家裏人看待，就同自己的女兒一樣。她走了，我就放心了。兒子脾氣拗，那一年來家，我要他收親，他不肯。若是那年收了親，他也不會去打仗了。」

周老五說，「你孫子也有過了。」

胡二娘說，「可不是呢。想不到這樣的年頭。」

又有幾個人走來，和他們談到柏樹村上的日本鬼子，說日本鬼子鬧了些什麼事。他們又說到這裏小山村也有人家難

備躲避日本鬼子，說是村上的人已經和附近的村莊接洽好了，日本鬼子一到了附近的地方，就有人到小山村來送信，小山村上的人誰該走的就走，誰該留的就留。於是他們又談着有誰要走，誰要走到什麼地方去。

王四嫂問胡二娘說，「你走不走呢？」

胡二娘說，「我不走。我這個破家我還要看一看。小孩子讓他們走，帶點乾糧。王四嫂，玉英就跟你走了，你走的時候，一定打我招呼。」

王四嫂說，「我要走，一定招呼你。我真愁，我要走，我家的小豬是不是還趕着陣走。」

周老五說，「那時裏，人家跑都跑不及，你還拖一條小豬，找麻煩。拖走了，怎麼喂？」

王國嫂說，「只怪那些該死的日本鬼子！」

胡二娘說，「小豬就不帶了，人要緊。破財也是逃不了的。有了雞，鬼子也不要豬了。」

日本鬼子雖然離小山村還有五六里路，大家却是不放心，談到日本鬼子，都有點色變。

胡二娘同人說話的時候，她的兒子伯鈞和女兒玉英也同年紀相仿的友伴們在談躲避鬼子的計劃。他們都是十幾歲的孩子，有說有笑，一面是怕，一面又是好奇。

天快黑了，聚在一起的人先後散去，胡二娘也把兒子女兒叫回家，關閉了門。他們心裏有點不安，就心着日本鬼子來搗亂。胡二娘點着了燈，帶領兒女吃了飯，很早就上床了。

村上的人都睡着了，夜很靜。只有樹上的枝葉在微風中飄飄，遠處有一兩聲犬吠。

半夜的時候，胡二娘敲敲門的聲音驚醒了。她模模糊糊地聽着，辨別了一下，是誰在敲她家的門？還是在敲別家的門。敲門的聲音很低，她聽了一會，斷定是有人在敲她家的門。她吃了一驚，不敢應聲，怕是什麼歹人。她爲難了好久，聽見外邊的人還在輕輕敲門，她想若是歹人，就不會這樣輕輕地敲門；要是土匪，就會破門衝進來，要是小偷，便挖洞不會敲門；說不定就是日本鬼子！想起日本鬼子，她非常恐懼，身上有點發抖。忽然她聽見門外的聲音在問，「醒了沒有？有人醒了沒有？」這聲音很低，弄得胡二娘不知究竟。這個聲音停了一會，又有了敲門聲，又問，「有人醒了

沒有！有人醒了沒有？」這個聲音似乎很熟，但胡二娘一時想不起來是誰的聲音。她又聽了一會，心裏的驚恐稍稍和緩了。她在床上反轉了身，床板吱吱地響了一下。外邊的人好像知道有人醒了，把聲音提高了一點，又問，「有人醒了沒有？」

胡二娘鼓起了勇氣，問，「是誰？」但聲音却很低，外邊的人幾乎聽不見。

外邊的人說，「開門。誰醒了？我是伯華呀。」

胡二娘心跳起來，又問，「是誰？」這一次她的聲音提高了一點，外邊的人聽清了。

外邊的人說，「是我，伯華，媽，你開門。」

胡二娘猛然地詫異起來，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正在懷

疑，門外的聲音又在敲門，噪我睡。胡二娘不敢相信真是自己的兒子回來，她想，一定是自己在做夢。她又側着耳朵聽了一會，摸摸自己的頭，聽清了外邊的聲音真是自己兒子的音聲，這才認爲真的是兒子回來了。

胡二娘答應着，「來了，來了。」摸到火柴，點亮了燈，奔起衣裳。她又驚又喜，這還有開門時便急着要說話，想急急得半句話也說不自來了。

兒子在門外低聲說：「你起來了。」

胡二娘聽到這話聲，嚇得眼淚要流下來。她的聲音歡喜得顫抖了，她說：「我來了，我來了。你你，不要嚇我來開門。」

胡三娘把門打開了，她看見站在門面前的正是鬼手伯華。她心裏有無限歡喜，於是推開了門，她不禁地眼裏有了淚，她想說：「自己想兒子，誰能說？」可是話到口邊，她又只用雙眼看兒子，覺得兒子的舉動都是可愛的。

她關緊門，拭着眼淚。想起了兒子打死的傳說，她奇怪爲什麼自己會以爲那種傳說是真的，覺得自己瀕入許多眼淚。她過了一會，護自己心裏的和平了，才同兒子說長問短。

她問：「你這時候才到家，從那裏來的？」

伯華說：「我是從焦湖那邊來的，請長壓通。」

她問：「你是一個人的，沒有伴？」

伯華說：「是一個人到家的。有伴，還在後邊很遠。」

呢。」

她問，「他們是誰？」

伯華說，「他們是——」他沒有說完這句話。

她急着便說，「是家鄉人嗎？」

伯華說，「有些是的，有些不是的。」

她問，「他們一共是幾個人？」

伯華說，「他們嗎？有十來個人，有二三十個人。呵，

我記不清楚，都是同路的。」

她問，「他們今晚不來睡覺了？」

伯華說，「他們不來睡覺，他們有他們的地方。」

她問，「你在哪裏登了這幾年？」

伯華說，「我跑了很多地方，這里走，那里跑，沒有歇

的時候。好容易才到了家鄉。」

她說，「人家說是不曉得你到哪里去了，說你上次打仗，被打散了，你也好久沒有信來，我有點疑惑，別人的話全是假的，全是胡說，你不是在這里嗎。」

伯華說，「我是打傷了一次，後來又好了。」

她說，「難怪別人瞎說，你好了之後，沒有打仗了吧？」

伯華說，「好了就又能打仗。可是在軍隊裏，沒有功夫寫信。」

她說，「回頭我教玉英跟我睡。你跟伯鈞睡。我來叫玉英，教她燒鍋，弄東西給你吃，你餓了。」

伯華說，「媽，你不要叫她，我來幫着弄。」

胡二娘仍把女兒玉英叫醒了，玉英好久才算清醒過來。玉英聽說大哥回來了，連忙跑出來，但看見大哥的樣子和從前不同，玉英的腳步又走慢了，她想說什麼也沒有說出口，只站在那里看着哥哥，好像是看一個住客。

伯華說，「玉英長得這麼高了，比從前高多了。」他向着胡二娘說，「玉英今年十幾了？」

胡二娘說，「十二了。個子倒不小。」

胡玉英只向大哥笑了一下，不知道要說什麼。

胡二娘叫玉英拿着燈到廚房裏去燒鍋，她自己也跟了去。伯華也跟着走到廚房裏，胡二娘一面炒着蛋炒飯，一面同兒子談着這幾年來兒子在外面的生活情形，很關心地問這樣問那樣。炒好了飯，胡二娘教玉英拿了一碗醃菜，自己端

着飯，拿了筷子，擺到桌上。

伯華在吃飯的時候，胡二娘向他說，「前幾天柏樹村抓了日本鬼子，鬧得家家不安。」

伯華說，「我也聽說，不上二十個。」

胡二娘問，「你怎麼知道的？」

伯華說，「我在路上聽說的。」其實伯華就是爲了這一批日本鬼子才回家，他不敢把這話向母親說明。他問，「日本鬼子出來不出來？」

胡二娘說，「鬼子們就在柏樹村一帶胡鬧，捉雞捉鴨，鬧戲婦女，搶人東西。晚上不敢亂跑也不許村上的人出去，不許附近有人走路。」

伯華吃了兩碗，他母親要他還添，他只得把其餘的半碗

又吃了。他吃過了飯，胡二娘教玉英從灶肚裏把茶罐子拿了來，讓兒子吃了茶。

母子倆又說了一會，伯華不久就在弟弟的身邊睡着了。胡二娘却歡喜得一時睡不着，忘記日本鬼子了。

第二天早晨，伯華還在睡覺，胡二娘已經殺過了雞。伯華醒來的時候，看見妹妹不在床上，床上却有一個男人。他詫異地問是誰，胡二娘聽見他問，便走來向他說，床上睡的是大哥，並且教不要把大哥吵醒了。

但是不久，伯華也醒了。玉英已經幫着媽媽把飯煮好。還沒有吃飯的時候，胡二娘就囁囁嚅嚅說了許多，意思是兒子這次不要再離開了。她說，一這幾年，看不見你，又不見你的信，我是沒晝沒夜想，你不曉得，媽媽是時時刻刻在

想念你，你在家多住幾個月吧。」

伯華說，「我在家裏，沒有事做，也急人。我有我的事。現在，日本鬼子到處害百姓，家家危險，我在家也不安心住，媽，有日本鬼子在我們這里，你安心嗎？等日本鬼子退走了，我就回家。」

胡二娘說，「誰曉得日本鬼子什麼時候走呢？日本鬼子不走，你連媽都不要了嗎？還有你這末太年紀了，別人家照你這樣的，兒子都養過了。你看麼，村子上還有誰像你這樣大沒有養兒子的？你該收親了。」

伯華說，「媽，現在怎麼能收親呢？」

胡二娘連忙接上去說，「怎麼不能？前幾天不是還有人嫁娶媳婦。人家能收親，就是你不能收親？這樣又是日本鬼

子，那樣又是日本鬼子，難道有了日本鬼子，人家不要收親，不要養兒子，不要吃飯，什麼事也不要做了！」

伯華說，「媽，你不要這麼心急。你聽我說。若是今天晚上日本鬼子到小山村來了，你還有心娶媳婦嗎？你一定沒有心了。」

胡二娘沒有回話，表示默認他的話。伯華又向下說，「所以我說的，要等日本鬼子走了，我才能回來家收親，不是嗎，媽？」

胡二娘點了點頭。過了一會，她說，「誰知道日本鬼子哪天走呢？這事真焦。」

伯華說，「日本鬼子不走，我們送他們走，催他們走，日本鬼子登不久的，登不久。」

胡二娘說，「日本鬼子不會來的，不會來的。我看，還是看個日子，日本鬼子不來，你就收親。」胡二娘心裏想，只要兒子收了親，就不怕兒子再出去打仗了。但是伯華還沒有答應。

胡二娘同兒子吃過了早飯，隣家知道胡伯華回來，便有幾個人來談天，周老五也在內。他們向伯華問了些外面的情形，又問到重慶的情形，伯華就他所知道的一一回答了他們。他們又向他說到柏樹村上的日本鬼子。

周老五說，「他們說的，日本鬼子一來，就查問人家有沒有錢。有錢，一定要交出去。日本鬼子有的只會講鬼話，嚇唬嚇唬，有的也會講我們中國話，不過不是我們這樣的話，是學的北方腔調。日本鬼子也和我們中國人差不多，就

是粗一點，眉毛深一點，臉上殺氣多一點。聽說日本鬼子最恨我們中國當兵的。前幾天日本鬼子到了柏樹村，前後開人，那一帶有沒有人是帶兵的，有沒有人是當兵的。要是日本鬼子曉得了你家有人當兵，有人當軍官，馬上就有麻煩。日本鬼子可惡極了。」

伯華說：「傷了人沒有？」

周老王說：「在柏樹村，還沒有聽講鎗斃什麼人，不過吃刺刀，挨打的，挨踢的是不少。有人說是在路上日本鬼子鎗斃了一個老百姓，用刺刀戳死了一個老百姓。在柏樹村，在楊太山家搜出了一套學生裝，日本鬼子硬說是他家收藏了兵，要他交人，把他打了半死，後來，還是同兩個會講中國話的鬼子說了好久，才算把事情交代了。日本鬼子兇得

很。」

另一個隣居宋正明好意地向伯華說，「你們帶兵的要小心。鬼子知道了，全村子都有麻煩了。鬼子會來搜查的。」

伯華說，「我這個樣子，鬼子那里會知道？」

周老五說，「難說沒有漢奸報告。我想起來了，日本還帶來了一個領路，好像是本縣人，說話同我們差不多，這個想必是漢奸了。我看他也是一個人，和我們一樣，有眼有心，不曉得怎麼，就做起漢奸來了，真難說。」

宋正明說，「伯華，你還是避一避好，不要讓日本鬼子知道了你在這里，知道了就麻煩了。」

伯華說，「這個我曉得。只要沒有人去說，鬼子不會知道。當然我自己也要當心。」

胡二娘和王四嫂在談伯華收親的事，周老五聽到她們在談，便向伯華說，「伯華，我看你這個年紀，也該收親了。怎麼入攔着。」

伯華沒有說什麼，只是笑了一下。

宋正明也說，「伯華這次來家，應該收親了。」

胡二娘說，「我也是這麼說的，他不肯。周五哥，我說這次就看個日子替伯華收親了。」

連王四嫂也說，「大先生，你看，你媽快到五十歲了，你還不收親！」

伯華說，「收親當然是收的。不過，現在不是時候，日本鬼子不退走，我不能收親。」

周老五連忙說，「這話就說錯了，日本鬼子不退走，飯

都不要吃了，覺都不要睡了。」

伯華說，「我是指自己說的，我不是要別人也像我這樣。我有我的責任要盡。你看，日本鬼子還沒有到小山村，大家都不要心了，日本鬼子來了，大家還會安心嗎？」

周老五說，「日本鬼子終歸要走的。」

伯華說，「我要等日本鬼子退走，就收親。」

胡二娘看了兒子一眼，用帶怒的口氣向周老五說，「他還是這樣蠻，太蠻了。」

伯華說，「日本在中國站不住的。」他又向周老五說，「看樣子日本鬼子是要在柏林村長住呢，還是短住呢？帶來些什麼東西？」

周老五說，「這我就看不出來了。說是要開一條公路通

劉集上，在這里拉夫築路呢。」

伯華說，「他們不上二十個人吧。」

周老五說，「就住在相樹村，別處沒有住。」

伯華問，「鬼子們白天到不到別處去？」

周老五說，「鬼子們白天到附近村子捉雞捉鴨，搶人家東西，調戲婦女，用刺刀嚇人開玩笑，踢人屁股，教女人不穿衣服。」

伯華問，「鬼子放哨不放哨呢？」

周老五說，「放哨」不敢放多遠，總是幾個人一陣，攔着鎗，亂走亂動的，不講理。」

伯華問，「晚上呢，鬼子出來不出來？」

周老五說，「晚上鬼子不敢出村子。」

伯華問，「鬼子住在村上哪些人家？」

周老五說，「楊太山家住了一半，黃二爺家住了一半，鬼子還不住小屋子。」

伯華問，「晚上村上有沒有人出來？」

周老五說，「鬼子是不許人走動，可是還是有人走。鬼子有時候放放鎗，不敢走遠。」

伯華說，「你同我去看看吧，看看鬼子。」

宋正明說，「讓日本鬼子看見了，可不是玩的。」

伯華說，「不會的，不會的。我們連這點事還做不好。你放心。」

周老五說，「好，我同你一陣去，可是要當心。」

宋正明說，「我也同你一陣去看看鬼子。」

於是伯華同周老五來正明一陣到柏樹村去看日本鬼子。臨走的時候，胡二娘向兒子說，「一點點回家來吃飯呀。早點回來，路上要當心，不要忘了。」出村子沒有多遠，胡伯華遇見了兩個熟人，他們是附近縣份的人。伯華替他們互通了姓名，一個姓孫，一個姓柳。他們五個人一陣向柏樹村走去，一路談着。

他們不願着直路走去，故意繞到幾個村子上同日本鬼子的動靜。那些靠近柏樹村的村子上有許多人走開了，尤其是年輕的婦女和壯丁。有一個村子上的人告訴他們說，昨天中午日本鬼子來捉去了兩隻雞，要去了幾十個雞蛋。

離柏樹村還有兩里多路的時候，他們走慢了，伯華還要向前走，周老五說，「不要再向前走了，歇歇吧。」

伯華說，「好吧。怎麼看不見鬼子呢？」

周老五說，「等一等，就會看見的。你看，黃二爺家，楊太山家，那兩個大一點的屋子裏邊，都住着日本鬼子。你看。」周老五一面說，一面指給伯華看。

伯華說，「我認得，我認得。楊太山和黃二爺家的屋子我都認得。呵，那邊，你看，在村子右邊，不是兩個鬼子嗎？一定是放哨的。」

伯華伸着手臂指給他們看。宋正明也走到伯華的身邊，順着指示的方向看去，說，「看見了，看見了，是兩個鬼子，黃衣裳，揸鎗。」

周老五和宋正明站在一起觀看，胡伯華和姓柳的姓孫的向前走了幾步。宋正明向他們說，「當心給日本鬼子看見

了，當心鬼子開鎗。」

伯華說，「不要緊，不要緊，我會當心的。」

伯華同那兩個人向旁邊移動了一下，找了一個容易看盡柏樹村的地方。他向那兩個人指點着，說「左邊那個高一點的屋子裏有敵軍，右邊那個高一點的屋子，門口有一棵大樹的，也有敵軍。到左邊的屋子去，要從旁邊進，從大門進，出村子，路好走。到右邊的高屋子去，從大門進，後門出，出村子，路好走。兩邊村口的路邊上要有人，防備漏逃。從前後兩方猛撲，能偷爬進去頂好。多散佈人在田裏，進去一半，有人燒草堆，村上亮，從黑處看亮處，容易看見，瞄準了，漏逃的也走不遠。……」

伯華在那里說了好久，周老五和宋正明聽不清他們說什麼。

麼，但是知道，總是對於鬼子不利的。伯華向周老五招手，「我們再從那邊走走，看看。走得動嗎？走一下，就回來。」

周老五向伯華說，「你柏樹村還不認得，還要看什麼？要走就再走一會吧。」

宋正明說，「小心給鬼子看見了，拉了去。」

胡伯華說，「不要緊，還隔這麼遠呢。」

他們又繞了一里多路。伯華同那兩個人一路談着柏樹村的地勢和道路。他們又停下來了。伯華向那兩個人說，「要只有兩條路，把這條路堵住，他們沒有法子跑得出去。看得清楚沒有？兩條路好退。各方面可以進。」

那個姓柳的和姓孫的又彼此交談了好久。他們把柏樹村

的形勢看得清清楚楚了。

這時候，有一個人從柏樹村那里走出來。伯華說，「我們到那邊去找他談談，問問他。」

於是五個人一陣走去，快到另外一個村子的時候，他們和這個人相遇了。這人叫作劉子平，和宋正明周老五相識。劉子平說，「你們胆子好大，敢來看日本鬼子，當心拉差了。」

伯華問他日本鬼子，共有多少。他說有十八個人。伯華又問他，鬼子晚上出來不出來，放鎗不放鎗。他說鬼子不敢出村子，放鎗的不敢走遠，聽見狗叫就放鎗，教人害怕。

伯華說，「放鎗的時候，流彈容易打傷人，要當心。狗不叫，鬼子就不放鎗了。你回去不回去？」

劉子平說，「我就要回去，怕也沒有用。」

伯華說，「回去的時候，你勸他們夜裏不要放狗出來，免得放鎗有流彈傷人。夜裏聽見鎗響，不要亂跑，爬在家裏院子裏是頂好。」

劉子平答應了。到了村上，他們分手了。伯華和他們一路走回去。在途中，姓柳的和姓孫的要回去，伯華也沒有留他們。

姓柳的囑咐說，「我們回去報告，作準備。」

伯華也低聲說，「我遲一遲就到，回頭再計劃。」

姓柳的和姓孫的走了。伯華和周老五宋正明回到了小山村。胡二娘看見兒子回來了，笑着說，「等你吃飯呢。去了這樣久，想你早該回來了。玉英，大哥回來了，拿飯吧。」

胡二娘和伯華留周老三同宋玉蘭吃飯，他們倒一定不肯，只好讓他們回去了。房子裏有許多人就必須回他；兒子會不會來。他們說兒子還在油桐村，沒有動靜，看樣子不會來的。聽的人心裏放了心，各自回家去了。

吃飯的時候，胡二娘的話轉來轉去，不離王老媽子的意思。她覺得兒子二十六歲了，還不收親，自己的担子好像在肩上。伯華却支吾，把話引別的地方說。

飯後伯華要出門。胡二娘問他，「你到那里去？你這樣急急忙忙的。」

伯華說，「我到附近去看一個朋友。」

胡二娘說，「時候不早了，明天再去吧。」

伯華說，「我一定要去，有點要緊的事，不能遲，今天

一定要趕到。我們就去了。」

胡二娘說，「你晚上要回來吃飯，我們等你。」

伯華說，「晚上不一定趕得及回來。不要等我吃飯了。」

我說不定明天早晨趕回來。」

伯華離開了母親，歸到隊伍裏去了。晚上，他們預備妥當了夜襲，半夜的時候就發動了。

胡二娘一晚上睡不着，怪兒子不聽自己的話，巴望兒子天不亮就回家。可是她聽不見敲門的聲音。到了半夜的時候，忽然聽到遠遠的地方有拍拍的聲音，是斷斷續續，疏疏密密的。她不明白是什麼一回事。

外面本來很安靜。不久胡二娘又聽見了村子上有人聲，漸漸人聲多起來了，顯得很亂。胡二娘心跳起來，怕是匪徒

鬼子來了。她摸黑穿了衣裳，聽見外面的人聲漸漸多，漸漸大起來。她靠到門縫裏向外邊聽，聽到了周老五的聲音。她發着抖，打開門，輕輕地喊，「周五哥，是什麼事？」

周老五趕着來到她這裏，說，「是誰？是胡二娘。你看，聲音從那邊來的，是放鎗，還有火光。一定是日本鬼幹的，你看。」

周老五把胡二娘向外引了幾步；胡二娘聽他說是放鎗，已經發抖，看見了火光，更恐懼了。她說，「我把玉英，伯鈞喊起來，準備跑。」

周老五說，不要慌。火光有了好一會了。鎗聲沒有剛才那樣密了。你聽。你聽。別的村子上還沒有什麼動靜，不要急。」

王四嫂聽見他們說話，也抱小孩走來，她說話也打顫。村上的的人都唧唧低語，惶驚失措。

不久鎗聲沒有了，火光也下去了。什麼也聽不見，什麼也看不見了。

小山村上人的驚惶和激動漸漸低減了。可是大家還是不能安心。他們在外面站了好久，不見有何動靜，才先後散去。胡二娘也回家了，但她不能入睡，她的心還不安。她怕夜裏還要出什麼事情。

天剛亮的時候，小山村便得到了消息。昨天夜半，中國軍隊把柏樹村的日本鬼子全數解決了，活捉了六個，打死了十二個，沒有一個漏逃的。聽到這個報告，大家都高興，覺得半夜裏受驚，得到代價了。

胡二娘出門，遇見了周老五把這話告訴了她。聽說日本鬼子都被消滅了，胡二娘特別高興，她心裏想，這一來，不用等日本鬼子退走了，鬼子也不會到小山村來了，兒子回家時，她一定可以教兒子收親了。

村上人家都吃過早飯了，胡二娘還不見伯華回來，心裏有些着急。越等兒子不來，胡二娘心裏越着急。一直到中午的時候，伯華回來了，胡二娘十分歡喜。

胡二娘看見兒子匆匆忙忙的神情，以爲他是從朋友家趕回來的，她等不及細詞，就把昨夜的事情向兒子說了。伯華點頭聽着。

胡二娘笑着說：「現在且看鬼子死完了，不會到這里來了。你可以在家，應該收親了。」

伯華說，「日本鬼子還沒有退出啦。」

胡二娘說，「日本鬼子死光了，還要退出，你說的是什麼話？你一定是在外邊娶過人了。」

伯華說，「沒有。柏樹村的日本鬼子全死了，算不上什麼。還有幾十萬日本鬼子在中國。要把這些日本鬼子都打退了，我們才得安身。」

胡二娘驚訝起來，說，「這是什麼話，這是什麼話！打到那年才得完結啊。不行，不行。」

伯華說，「媽，我是軍人，我是國家的人。殺日本鬼子是我的第一件事。我已經把自己許給國家了。就是敗了，日本鬼子在中國一天不走，我們一天也不能安居。這些日本鬼子死了，說不定別處鬼子要來。只有把日本鬼打退了，我

們才能過平安日子。我們就要走了。」

胡二娘吃了一驚，問，「你又到那裏去？」

伯華說，「柏樹村的鬼子死了，城裏鬼子一定會知道，要派兵來。我們現在要到路上去攔截賊裏頭的鬼子兵，不讓他們來騷擾。我就去了。你不要想我，不久我再回來看你。」

胡二娘留不住兒子，覺得兒子說的話也很有道理，只好流着眼淚，看見兒子離別走遠了。

國民圖書出版社出版

國民常識通俗小叢書一覽

書名	實價	書名	實價
防毒須知	一角	新五更勸夫	二角
防空須知	三角	閻海文	二角
防空洞	一角	鄭和與鄭成功	三角
防空襲	二角	黨旗和國旗	二角
新戰長沙	一角	三民主義鼓詞	三角
罵汪	二角	民權初步淺說	三角
汪賊賣國密約	一角	毀家紓難記	三角
募寒衣	二角	兵役制度	二角
田封厝奸記	二角	木蘭從軍	二角

國家總動員

一角

新生活

一角

俘虜

三角

先國後家

印刷中

王銘章血戰滕縣城

三角

杏兒山盡忠

印刷中

除毒與禦侮

一角

陳懷民肉彈擊敵

印刷中

提高尚武精神

一角

張鷟通西域

印刷中

流戰小曲

一角

蘇武

印刷中

湘北三次大捷

一角

李長年的故事

一角

鐵路瘋

一角

先 國 後 家

每冊實價國幣一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九月初版

著 者 嚴 恩 敘

印 行 者 國 民 圖 書 出 版 社

總 經 售 中 國 文 化 服 務 社

總 社：重慶磁器街
四十七號

分 社：全國各縣市
及南洋等地

審查證圖字第三〇一三號

No. 863

\$ 0.10